

文章知识新建构

說



解



曾祥芹 主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说文解章

——文章知识新建构

主 编 曾祥芹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文解章:文章知识新建构/曾祥芹主编.——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9

ISBN 7-81067-730-6

I. 说… II. 曾… III. 文章学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264 号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266003)

出版人:王曙光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9.875 字数:49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35.00 元



一个导师和二十五个研究生的文学学情结

主 编 曾祥芹
副主编 曹洪彪 张世栋

著 者 (按音序排列):

曹桂芹	曹洪彪	柴 梅	陈端海
陈培霞	崔彦芳	甘 琼	郭香丽
何楚红	梁焕敏	刘云旗	吕爱华
邱子然	师修武	宋顺有	汪为红
王芙蓉	王劲松	谢礼通	袁四零
曾祥芹	张广顺	张合银	张世栋
张天明	郑许英		

序：从《说文解字》到《说文解章》

一、文字创造了人类的意义世界

《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有一段著名的话：“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意是说，古代圣人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他仰面观察天上的星象，俯身观察大地的形状，观察飞禽走兽毛皮的纹理，以及适宜生存在地上的种种事物，采取就近援取人身器官、致远援取各类物形的方法，用人身器官和各类物形作为象征。于是才创作出八卦，通过八卦通晓万物神奇莫测的性质，类比概括万物多姿多彩的情态。这里的“象”、“法”、“文”、“宜”都是指人们对天地万物纹理的认识，无论“近取”或“远取”，都通过“文”（八卦）的语言符号来反映。当人们“观象于天”、“观法于地”的时候，已将客观的“自然之文”改造为主观视野下的“符号之文”了。

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阐述的：“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重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既为客观万物理出头绪，又为社会王政稳定秩序。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孟子说：“吾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两位圣人都从“言为心声”的角度把“知言”与“知人”连结起来，把表言的“文”与有心的“人”连结起来，一开始就让我们感悟到：“文字

乃文化之本。”文字的产生实在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伟大创造。由于有了“文字”，才使人类有了一个“意义”世界，超越了动物的“环境”世界。

二、文章是文字发展的产物

孔安国在中国第一部文章总集《尚书·序》的第一段就写道：“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里的“书契”指文字，“文籍”指文章，清楚地表明：因先有文字，才后有文章。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专谈《自文字至文章》，对公元2世纪问世的中国第一部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做了历史的评介，鲜明地表达了从“文字”到“文章”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引用许慎的话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显然，《说文解字》这本书名是由“文字”和“说解”两个部分组成的：“依类象形”的“文”和“形声相益”的“字”构成了汉文字发展的两个阶段；诠释字义和分析字形的“说解”方法，则从训诂和声音两方面系统整理了10561个汉字。这个史无前例的创造，使《说文》成为世界语言学史上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第一部字典。鲁迅站在文章学和美学的高度对许慎的文字学做了“更上一层楼”的精彩评断：

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结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抵，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峻增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悦逢丰木；鰾魴鰻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第一个语段,讲文字之功,概括汉文字的“三识”：“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第二个语段,讲文章之功,概括汉文章的“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两个语段,均采用“形体、音韵、意义”的三维视角来观察和体验汉文字和汉文章的内在美质,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文章是文字发展的产物”。

三、文章界域有广义狭义之分

鲁迅超越文字学的局限,对有组织的文字不但进行“文章”和“文人”的观照,而且进行“广义文章”和“狭义文章”的区分：“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

初始之文,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其说汗漫,不可审理。稍隘之义,则《易》有曰:“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可知凡所谓文,必相错综,错而不乱,亦近丽尔之象。至刘熙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则确然以文章之事,当具辞义,且有华饰,如文绣矣。《说文》又有𠂔字,云“𦣻也”;“𦣻,𠂔𠂔也”。盖即此义,然后来不用,但书文章,今通称文学。

晋宋以来,文笔之辨又甚峻。其《总术篇》即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萧绎所詮,尤为昭晰,曰:“今之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吟咏讽谣,流

连哀思者谓之文。”又曰，“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精灵荡摇。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金楼子·立言篇》）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者，概谓之笔。

鲁迅认定“文章是连属成篇的文字团体”之后，又引述班固、许慎、刘勰、刘熙、萧绎等的文论，指出文章界域向来有广狭之分：广义之文，即“凡箸于竹帛者为文章”，“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包举万汇之形声”之文；狭义之文，即“物相杂”之文，“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之文，是“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精灵荡摇”之文，“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之文。鲁迅肯定文论史上的“文笔之辨”，不过他眼下的狭义文章是“有藻韵”、“成锦绣”之“文”，广义文章则包括“简质”的“无藻韵”之“笔”。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狭义文章指“笔”、广义文章包括“文”恰好换位。因为汉代的“文学”（指学术，包括“儒”和“学”）和“文章”（包括“文”和“笔”）之分，与今天的“文章”和“文学”之分也恰好换位。从鲁迅的全部著作来看，他对文章和文学虽然有时区别看待，但是总体上抱持的是广义文章观。他把《自文字至文章》置于《汉文学史纲要》的首篇，声言“文章，今通称文学”，不是偶然的。全书十篇，往下讲的《书》、老子、庄子、荀子、李斯、贾谊、晁错、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所举文例，多数属于“文章”，却统统归之于先秦两汉的“文学”。不止《汉文学史纲要》一书持“文章通称文学”的观点，其他的书也是这样。如在《呐喊·自序》里，他曾表白：“于是我终于答应他（指钱玄同，引者注）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这种“文章通称文学”的广义文章观（或者说，用文学包容文章的广义文学

观)影响深远,至今仍主宰着文坛。

迫于广义文章观(或广义文学观)长期统治文坛的背景,我们不得不追本溯源,对“文”、“章”和“文章”的拆开义与合成义做一点历史的辨析。

四、“文章”含义的历史演变

首先,让我们对“文”与“章”拆开来加以辨析。

历史上是先有“文”这个字,还是先有“章”这个字?在上古文獻里,“章”字含义的确定比“文”字要早些。《易经》原始文本不见一个“文”字,而“章”字出现过两次:《坤·六三爻辞》载“含章,可贞”;《姤·九五爻辞》载“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这两处的“章”均指文采,“含章”就是将文采隐含在内的意思。按“文王演《周易》”的说法,那是公元前11世纪左右。周文王的“文”字是他死后子孙们给他追加的谥号。《诗经·大雅》的《周颂》里才出现“文王在上”的话。公元前815年,即“齐文公”元年,“文”再次作为谥号。《周书·周书》中虽有“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等说法,那是后人所释;直到公元前774年郑国史伯对郑桓公进言,才有“物一无文”(《国语·郑语》)的解说。

“章”的本义。《易经》中的最初含义,“章”意味“美在其中”。许慎《说文解字》释云:“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阐发为声音之美。《尚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演绎为色彩之美。《中庸》第二十六章说天地之道“不见而章”,又衍生为“昭彰”之义。难怪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又把“彰”释为“文彰”了。

“文”的本义。产生在史伯之后的《易传》有“物相杂,故曰文”之说。如果“章”言内在之美,“文”则言外在之美。许慎《说文解字》释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史伯的“物一无文”就是说,单一的物象没有“文”,物象交映,色彩错杂,才有“文”。这个原始初义

扩展到所见所想之处，便将“文”划为“天文”和“人文”两大类。天地万物之“文”且不说，单是上面所引《周书谥法》中关于“文”的六义之说，就已表明“人文”的多重含义。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篇里，把“人文”区分为“政化之文”、“事迹之文”和“修身之文”三种；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又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形文”合于“文”，“声文”合于“章”，“情文”合于“性”，于是“自然之文”便转化为“人性之文”了。

然后，我们对“文”与“章”合起来加以综述。

“文章”之名，源于先秦。在春秋战国时代，“文章”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多义概念。

最早指“文采”。如《周礼·考工记》中说：“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这里拆开来分说的“文”和“章”，都指交错的“文彩”。《庄子·胠篋》中说：“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楚辞·九章·桔颂》中说：“文章烂兮。”这里合起来说的“文章”，仍是交错而生的文采。

后来指“法度”。如《诗·大雅·荡》中说：“无纲纪文章。”《战国策》中说：“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这两处的“文章”，明明是“法度”的意思。《论语·泰伯》中说：“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里夸赞唐尧的文章是“多么光辉呀”！尧的什么“文章”呢？即“政之施布于天下者”，仍是礼乐法度之类。

有时指“文献”。如《论语·公冶长》中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里的“夫子文章”，是“得之见于外”的“威仪文辞”，即孔子所编述的《诗》、《书》、《礼》之类的经典文献。

有时指“车服”。如《左传·隐公五年》中说：“昭文章，明贵贱。”这里的“文章”是标志贵贱等级的“车服旌旗”。

综观先秦“文章”一词的多重含义，只有“文献”一解接近文章

的本义。

“文章”之实，起于两汉。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记公孙弘的话说：“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班固在《汉书》中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这三处的“文章”，上指诏书、律令，下指史文、辞赋。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东汉王充在《论衡·佚文》中写道：“五经六义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著论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他特别推重“造著论说”的文章家：“能精心著文连结成篇者为鸿儒。”（当然，前四种“文”属于“书辞”文章，后一种“文”指文人的德操。）他在《论衡·正说》中更明确地说：“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荀悦在《申鉴·杂言》里也说：“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他们从言语连贯的角度揭示了文章的本义——组成篇章的、形成体裁的文字团体。这与清代阮元讲的“属辞成篇，故曰文章”（《与友人论文书》）前后一贯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将“文字”的文化内涵一一加以揭示，他阐释的“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为建立“书辞文章”的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自此，“大汉之文章”，即“组成篇章的、形成体裁的文章”便确定下来，流行开来。无怪乎鲁迅要把“文章”的本义锁定在汉代。

中国文章的自觉时代（两汉）比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早得多。然而，文章和文学互相包容、混为一谈的蒙昧状态又长期在文论界弥漫着。韩愈赞美诗仙诗圣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那是标榜“诗歌模样的文章”；李渔评《西厢》说：“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欺人语。”（《闲情偶寄·曲部·格局第六》）那是褒扬“戏剧模样的文章”。文论史上，虽然古人的“文和笔之辨”和今人的“文学和文章之分”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广义文章观一直

占住文坛的统治地位,在古代主宰几千年,在现代维系上百年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伴随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精神生产的日益繁荣,实用文章写作和阅读的普遍而持久的需要,迫使我们在语言学、文艺学早已成为“显学”的语文学学术背景下,力争狭义的实用文章学的自立和复兴,求得文章与语言、文学的和谐发展。文章是语言文字发展的产物,专业文章和文学作品又是普通文章发展的产物,特别是专业文章正以与文学并峙争雄的姿态驰骋于文坛;不仅发展语言学要依靠文章学,发展文艺学更需要依靠文章学。文章学从广义文章和广义文学中自立出来,是语文学科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五、《说文解章》的良苦用心

本书的创意,就来源鲁迅《自文字至文章》对我们的启迪:

第一,突破文字学,上升到文章学。我们要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启动《说文解章》的现代工程。即把对单个的离散的“文字”的解说扩展到对群体的组成篇章的书面言语——“文章”的解说。“文章”从“文字”而来,又与“文字”大不相同,其文化内涵比文字丰厚得多,深邃得多。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文字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我们为什么不能以《说文解章》为“文章学”的本体开掘做一点奠基性的工作呢?

第二,超越广义文章观,自立实用的狭义文章观。我们要在“文章界域有广义狭义之分”的前提下,继承古代“文、笔之辨”的优良传统,确立现代文章和文学的分界,澄清“文章通称文学”这个广义文章观的混乱,抵抗“文学包容文章”这个广义文学观的吞并。我们不再把“有藻韵”、“成锦绣”的文学视为文章的“稍隘之义”,而要把“简质的叙记”等实用文章视为狭义文章。我们的《说文解章》,既不解说“小说模样的文章”,也不解说“诗歌模样的文章”,更不解说“戏剧模样的文章”,而只解说与“文学”相区别的狭义“文

章”，其中，当然包括纪实的“散文模样的文章”和论理的“杂文模样的文章”。

第三，纠正“淡化文章教育”的偏向，重新建构文章本体知识。新世纪初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虽然具体表述了一定的“文章读写能力”教学要求，没有取消“文章教育”，但是，与“强化”了的“文学教育”相比，“文章教育”确实被“弱化”了，那里边连“文章知识”、“文章情志”、“文章鉴赏”、“文章素养”的自觉理念都没有。我们认为，应把“文章素养”提到与“语言素养”、“文学素养”鼎足的的地位；应明确“文章”在语文教材中的合理比例；应强调基础教育中的语文课“以文章读写教学为主”；在“语文知识要点”中，不宜单提“语法修辞”和“文学”知识，还要给“文章知识”以合理位置。针对当前语文教育中的“去知识化”倾向，我们特别需要对“文章知识”重新建构。

六、“文章”新义的现代阐释

本书仿《说文解字》，正名为《说文解章》，副题为“文章知识新建构”。它是一本面向大众读者、面向青少年学生、面向语文教师专门介绍文章本体知识的普及性第一、提高性第二的读物。所谓“文章知识新建构”，究竟“新”在哪里呢？

1. 解说与“语言知识”、“文学知识”相区别的“文章知识”

与汗牛充栋的语言学著作和文艺学著作不同，本书属于语文书市上稀少的文章学著作；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著作不同，本书属于罕见的狭义文章学著作。“文章”离不开“语言”，但文章与语言有本质的区别，它是精密化了的书面言语，是言语发展的高级形态。“文章”又常常与“文学”彼此渗透，普通文章曾是文学作品的基础，但科学反映客观事物的专业文章与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更有本质的区别。从忽略文章的语文课中培养出来的中学生，从“语言文学系”熏陶出来的大学生，由于语文知识结构的残

缺,要弄清文章与语言、与文学的区别,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必须加强“文章知识”的薄弱领域,再来经历建构完整语文知识结构(语言、文章、文学)的更新过程。

2. 解说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文章本体知识

现代“知识”的新理念、新体系把知识分为三个层级:陈述性知识(静态的)、程序性知识(动态的)、策略性知识(动静结合的)。当然,文章知识也包含静态的文章本体知识、动态的文章读写知识和应用的文章策略知识。限于篇幅,本书专门谈文章的陈述性知识,集中讨论文章本体的内部规律,适当兼顾文章本体与文章主体、文章客体之间的外部规律。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文章的陈述性知识(即文章本体知识)只表述了七项:“文章的主要内容”、“文章的思想感情”、“文章的表达顺序”、“文章的表达方法”、“文章的表达方式”、“文体”、“文风”。有鉴于此,为了继承华夏文章的光荣传统,适应信息时代文章生产和消费的市场需要,我们将文章内容和形式有关方面的本体知识加以扩充,布列为8篇32章:

- (1) 文章本质篇,解说文章的本源、特性、功用、规律;
- (2) 文章信息篇,解说文章的事料、意旨、情感、境界;
- (3) 文章体式篇,解说文章的媒体、模体、类体、变体;
- (4) 文章理法篇,解说文章的章法、思路、技法、逻辑;
- (5) 文章语言篇,解说文章的语音、语汇、语法、语体;
- (6) 文章修饰篇,解说文章的疾病、辞规、辞格、辞采;
- (7) 文章风貌篇,解说文章的气势、作风、风格、美质;
- (8) 文章生态篇,解说文章的伦理、法纪、经济、文化。

以上就是我们试图重新建构的文章本体知识系统。虽然它还不十分完善,但是,《语文课程标准》应有的“文章本体知识要点”确有必要从“文章本体知识系统”中去精选。不论语文界对“文章学”的认可度如何,文章学毕竟是“语文学”的三大理论支柱(语言学、

文章学、文艺学)之一。语文教育要实现自己的科学发展,必须追求和实现语言教育、文章教育和文学教育的和谐发展。制定和修订《语文课程标准》的决策人,贯彻和执行《语文课程标准》的广大师生,确有必要摆脱“语文即语言和文学”这种褊狭语文观的束缚,在“语文知识结构”里给“文章知识”以合理位置;因为,文章本体的陈述性知识是获得文章读写的程序性知识和掌握文章应用的策略性知识的基础。有这个基础和没有这个基础是大不一样的。时下语文教育界蔓延的“去知识化”倾向,疏谈或怯谈“文章知识”,忌谈或禁谈“文章知识系统”,我们的“顶风作业”不过是想弥补“文章知识”的缺陷,给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一点文章学的智力支持而已。

3. 在文章“解说方法”上,坚持以整体感知为基础,强化对文章的知性分析和理性把握

人类的认识过程一向被宣讲为“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实际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必然经历“知性认识”的渐变这个中介阶段。比较科学的表述该是:“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感性)——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知性)——经过许多规定的综合而达到多样性的统一(理性)。”^①“知性认识”作为认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有三个特点:一是对认识对象持“分离区别”的观点,即把知觉中的多样的具体事物进行分解;二是对认识对象持“稀薄抽象”的观点,即把具体统一的事物拆散为许多抽象成分,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三是对认识对象持“非此即彼”的观点,即把被孤立观察的事物的各方面上升为一种特定的抽象(即范畴),分别揭示其独立自在性和本质真实性。“知性认识”的三个特点决定它对具体事物的解剖学研究上

^① 王元化《文学沉思录·论知性的分析方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有其特殊的功用。但是,“知性认识”把事物当作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对象来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把形而上学的科学方法推到极端,视为惟一正确的方法,不和辩证方法相结合,那就会陷入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泥坑。

本书着意对“文章”进行系统的知性分析。每一项文章知识的解析,都要调动相关的学科理论,结合文章作品,施行“克隆”手术,杂交创造出新的文章“基因”。例如,用信息科学探究文章内容,我们将得出文事、文意、文情、文境四项内容要素;用体裁学观察文章体式,我们将涉猎文媒、文模、文类、文变四项体式要素;用思维学、结构学透视文章理法,我们将发掘文序、文脉、文术、文轨四项构法要素;用语言学、修辞学观照文章言语,我们将了解文声、文汇、文法、文辞、文病、文规、文格、文采八项语用要素;用力学、风格学、文风学、美学研讨文章风貌,我们将领悟文气、文品、文风、文美四项综合质素;用伦理学、法律学、经济学、文化学来考察文章生态,我们将发觉文德、文纪、文价、文化四项文章“环保工程”。对于文章本体各项要素及文章主客体条件的解剖学研究,必须从整体感知出发,又回到整体感悟上来。就是说,把活生生的文章拆成许多要素,分别对其进行知性分析,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既有其科学解剖的价值,又存在着孤立、静止、僵硬、片面的局限性,为了防止坠入形而上学世界观,必须使形而上学方法上升到辩证方法的高度,使对文章要素的知性分析上升到对文章整体的理性把握高度上来。我们要让文事、文意、文情、文境、文体、文序、文脉、文术、文辞、文气、文采、文风、文品、文美等系列文章概念和范畴融贯到整体的文章机体中去,在文章读写动态中认识文章静态本体,在统一中识别多样,又在多样中实现统一。

曾祥芹

2005年4月